

素 素 著

就 做 一 个

JIUZUOYIGE HONGFEN ZHI JI

红 粉 知 己

上海远东出版社

素 素 葡

就做
一个
红粉
知己

HONG FEN ZHI JI

上海远东出版社

责任编辑 乔 健
封面装帧 柯谷夫

就做一个红粉知己

素 素 著

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上海冠生园路 393 号 邮政编码 200233)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7.25 字数 130,000

1995年8月第1版 1996年1月第3次印刷

印数 50001—70000

ISBN 7—80613—098—5/I·182 定价：7.00元

序

韦 刃

前些日子，素素的先生谷野打电话给我，说是最近又编好一本素素的散文集，已经送去出版社快要付印了。他叫我为这本新书随便写点什么。

谷野兄布置的“作业”，我终于不客气地答应下来了。原因很简单，说来不怕让人见笑：有机会为女作家写序，这是一件很美的事。我想起谷野素素夫妇顶倾倒的董桥。这位香港报人写得一手漂亮的文章，却从来惜墨如金。他为别人写的序文，到目前为止，我只看到过两篇：其一为康蓝的《英伦忆往》所作，其二因钟玲的《美丽的错误》而题。那两本书的作者，一个是他自己的太太，另一个则是他朋友的太太。试想若非“艳遇”，董桥岂会提

笔？！

我举这个例子，绝没有高攀董桥的意思。无非表明，自己到底未能免俗，诚如《日知录》所云：“人之患在好为人序。”我私下甚至以为，哪怕写得不好，唐突佳人（素素）的“错误”，也“美丽”得可以原谅。

应该说，我跟谷野素素夫妇不能算“老”朋友，但论交情，倒也一直不浅。四五年前我替某小报打工，那时，我们之间就已有过合作。为了帮我的忙，他俩妇唱夫随，联手写了一个“纸上对语”的专栏。这组精彩别致的文章，现已收入素素的前几本集子。

张爱玲说过：一个女人如果肯默不出声，不去干涉男人买书，可以说经得起爱情的考验（林以亮辑录）。谷野兄是出了名的爱书人，买书成瘾。日前福州路上图书城开业预展，光购港台书，他就一掷千金。多亏他长袖善舞，否则换了别人，太太是否吃得消先生如此豪举，恐怕就要成为问题。在朋友圈子里，谷野素素夫妇口碑甚佳。

每天置身于满屋子藏书当中，素素会不会产生“虽南面王不易”的豪情，我不知道。但我晓得，旧式文人那种嗜书如命的小气，谷野兄身上肯定没有。即使家藏的珍稀古籍或者海外善本，只要朋

友开口，通通慷慨出借毫无保留。他俩就是这种蛮洒脱的人。——对不起，野马跑远了，还是回过头来谈谈文章吧。

我曾经把素素的文章譬喻为“咖啡文章”。这并不是开玩笑。有没有道理呢？不妨再打些比方作点比较。

我国五四以来的作家，论文字道行，最不可及的当推周氏兄弟。他们两人各自代表了一种文体。鲁迅文章似酒，风骨毕露，看了要浮一大白。周作人的文章比较内敛，看上去好比品茗，滋味虽苦涩，倒也耐人回味。另外有一种文章，读后像喝汽水，说是糖水更恰当，尽管色彩斑斓，然而“浓得化不开”。

与其形成对照的是，还存在着一种明显不同的精致美文，讲究理趣和情调，读来如饮咖啡。它以梁实秋为嚆矢，经诸名家之手，到了董桥笔下已经出神入化。由于多年心仪神往、手挥目送的缘故，素素文章的风格庶几近之。

本来文体高下很难一概而论，文章好坏更从来见仁见智。无论哪种文章，出手不凡照样别具一格。可惜大家已萎，加上时势使然，后人笔墨到底凋零！非但“汽水文章”滥情得不忍卒读，“苦茶文章”则也成了“广陵散”，至于“烈酒文章”，又何尝

4 序

不因为底气缺乏而出乖露丑？读也堪惊，不读也罢。

相比之下，后来居上的“咖啡文章”，倒显得清新可人。它不仅没有道学气，写的人也不一定讲大道理，纯粹表现个人才情、见识，却也能唤起读者共鸣；而且它没有八股味，作者不起调子，不讲格式，只是无话不说，款款写来亲切如对家人好友。要是说素素的文章还有什么特色，那可能就在于，她多以知性的笔触写感性的生活，这正好跟董桥善以感性的笔触写知性的问题相映成趣。两者文字火候尽管有别，但是性情文章则一，写到惬意处同样有骨子，有色彩，也有韵味。

关于素素的文章，我就笼统地谈到这里。书刊行之后，大家可以自己去读。

是为序引。

甲戌冬至草于沪上寒舍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序 | 韦刃 |
| 娓娓细语 | |
| 砂洗真丝时代 | 3 |
| 该省的都省了 | 6 |
| 不在家吃的家常菜 | 10 |
| 玩的就是心跳 | 13 |
| 别是一番滋味 | 17 |
| 最后一张王牌 | 20 |
| 谁配教谁 | 26 |
| 无奈细数落叶 | 30 |
| 一环骨制项链 | 33 |

2 目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粉红的落花 | 37 |
| 习惯漂泊 | 40 |
| 地毯的那一“段” | 43 |
| 猎艳 | 47 |
| 新不了情 | 49 |
| 接踵而至的历史 | 53 |

绵绵深情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夹在历史中的书签 | 59 |
| 来易来,去难去 | 70 |
| 长沟流月去无声 | 83 |
| 谁挨得过谁就赢 | 87 |
| 红颜与红尘 | 93 |
| 你知道世界有多大 | 101 |
| PLAY BOY | 108 |
| 古典的尴尬 | 115 |

欲说还休

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温情如新 | 123 |
| 无边风月 | 125 |
| 拎在手上的美丽 | 127 |
| 幽幽生死 | 129 |
| 情是永恒 | 131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生活在别处 | 133 |
| 深谋远虑 | 135 |
| 穿在身上的衣服 | 137 |
| 让我欢喜让我忧 | 139 |
| 时宜 | 141 |
| 与陌生人共舞 | 143 |
| 回去过日子 | 145 |
| 吃不到的葡萄最甜 | 147 |
| 等待戈多 | 149 |
| Gone With The Wind | 151 |
| 一吃就露馅 | 153 |
| 喜乐 | 155 |
| 今古幽思谁肯 | 157 |
| 不回家的人 | 159 |
| 拒绝柔情 | 161 |
| 逍遥星期天 | 163 |
| 背叛世界 | 166 |

意犹未尽

| | |
|----|-----|
| 闪回 | 171 |
| 无言 | 172 |
| 离愁 | 173 |
| 理性 | 174 |

4 目录

| | |
|----|-----|
| 道理 | 175 |
| 怜悯 | 176 |
| 恩惠 | 177 |
| 青春 | 178 |
| 识荆 | 180 |
| 浪漫 | 181 |
| 浑圆 | 182 |
| 晦明 | 183 |
| 常异 | 184 |
| 教养 | 185 |
| 进退 | 187 |
| 妥协 | 188 |
| 贪婪 | 189 |
| 偶然 | 190 |
| 记忆 | 191 |
| 离家 | 192 |
| 能耐 | 194 |
| 心愿 | 195 |
| 绝色 | 196 |
| 盲点 | 197 |
| 准备 | 198 |
| 颠倒 | 199 |
| 上策 | 201 |

| | |
|----|-----|
| 过瘾 | 202 |
| 开禁 | 203 |
| 看透 | 204 |
| 压岁 | 205 |
| 遗憾 | 207 |
| 公私 | 208 |
| 攻守 | 209 |
| 距离 | 210 |
| 世界 | 211 |
| 怀旧 | 213 |
| 电话 | 214 |
| 宽怀 | 216 |
| 语言 | 217 |

娓娓细语

将过去和现在最令我们欣赏的细节糅于一处，拼接成一幅媚人却又破碎的画面。



216

砂洗真丝时代

没理由地怕一切陌生人。我自己去约了人家要求作一次访谈，临到那天又紧张得恨不能放弃，幸亏事先已央求一位朋友相陪，才免了失约之罪。

其实，朋友也是一个极羞怯的人，在谁的身旁都是一副小鸟依人的模样。平时，无论要她说什么说什么，第一句话总是“我不懂的呀，一点经验也没有呢”。说完还要嗲嗲地一笑，让人对她怜爱之外，多了一层担忧：这样老也长不大的人，不知应不应委以重任。见她一次次失去好机会，我们忍不住发急，她却毫无心事地一笑，说急什么呢？天真不好么？

天真从来是备受赞赏的，连带着幼稚也鱼目

混珠，常被人宽容。

我的朋友就是这样悠悠然地过了许多年，如鱼得水，似乎定型了。未料，1992年的深秋，在陪我去做访谈的那天，她竟是一改往日面目，侃侃而谈，神采飞扬，那种老练、那种自信、那种当仁不让，让我又惊又羡，自叹弗如。

得出门来，她便说，你刚才怎么不说话？是你约人家的呀，你不说话显得毫无准备，一点不诚心，像不见世面的样子。又说：“也不是要你话多，我总算懂了，做人呀，宁可老成一些。你想，现在有谁会欣赏、会原谅别人的天真幼稚？”

总算懂了，现在总算懂了，稚嫩并没有什么魅力和价值，而是需要一点沧桑感，需要一点内涵的时候了，需要一些有年代的东西，那种稍稍带着陈旧意味的氛围，常常更容易吸引我们，更能够烫平人心的皱纹。

去年圣诞节，朋友们凑在一起，发兴要在圣诞夜乐一乐。当然，我们对卡拉OK、对宾馆抽奖、对餐馆大菜等等的轰轰烈烈不感兴趣。我们要在自己的居室里，点起艺术蜡烛，营造域外的气氛归家的舒适。

既然地点确定在家里，我们这些做主妇的，便抢着做东道主。而最终，无可争议、无可选择地去

了唯一住老房子的一家。因为那里还残存着一具徒有其表的壁炉架，因为那被岁月熏黄的墙，让我们有温暖的归依感，因为那失去光泽的企口地板，让我们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踏实。

1992年的圣诞就在老而弥新的房子里过。柔柔的，暖暖的，轻轻的，厚厚的，润润的，不摇撼，但是有信心。而1992的日子，1993的生活，又何尝不是在这一种情绪里过？连这两年的文风，也都自然而然地放弃了声嘶力竭咄咄逼人，代之以又细又厚的情思。就像时装界一枝独秀脱颖而出的砂洗真丝：在好似蒙尘的柔软细致里，在相同的真丝“名、实”之下，有着别一种的深厚与优渥。

不是要怀旧，不是要回头，而是懂得了珍惜懂得了含蓄。毕竟，我们都是饱经磨难的劫后余生。轻松时，也总有沉甸甸的垂落。漂亮里，也总有挥不去的沧桑。毕竟，追求仍是一样的追求，渴望仍是一样的渴望，笔仍是一样的笔，心，还是那一颗心。只是九死一生，我们因此内敛成砂洗过的真丝。